

〈論説〉

技术的“越界”与“僭越”

——重思赛博格的“主体性危机”

徐 辰 焯*¹
钟 依 玲*²

摘要：随着赛博格成为了个体的生存处境，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媒介行为考察“主体性危机”成为了可能，给予了研究者重思这一过度遭到科幻叙事影响的重要命题的契机。本研究着眼于此，从个体的媒介使用中的感知与体验出发，尝试探索出赛博格“主体性危机”的产生原因，以此实现对于危机的重思。笔者认为，技术的“越界”所导致的“位置”之变、技术“僭越”所引发的“地位”之变，这两个变化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这背后则反映出了二者“生态位”的变化。原有的“使用者 - 工具”的人与技术的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导致人与技术的关系与赛博格的未来面对着高度的不确定性。重建人与技术的秩序，成为了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赛博格；“主体性危机”；技术；“越界”；“僭越”

要旨：サイボーグが個人の存在状況になるにつれて、現実生活におけるメディア使用に基づいて「主体性の危機」を考察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研究者に過度にSF叙事に影響されたこの重要な命題を再考する機会を与え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4届硕士毕业生，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议员助理。

る。本研究はこの点に着目し、メディア利用における個人の感覚や体験から出発し、サイボーグにおける「主体性の危機」の原因を探り、危機を再考しようとする。技術の「越境」による「位置」の変化と、技術の「僭越」による「地位」の変化が、危機を引き起こす重要な原因であり、その背景には両者の「生態的ニッチ」の変化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る。人間と技術の本来の「使用者と道具」の秩序は崩壊し、新たな秩序はまだ形成されていないため、人間と技術の関係、そしてサイボーグの未来には大きな不確実性が生じている。人と技術の秩序を再構築することが、今後の研究課題になる。

キーワード：サイボーグ、「主体性の危機」、技術、「越境」、「僭越」

一、引言

从“人”到“赛博格”，这一主体的转变常被放置在一个人类进化的宏大叙事之中：“血肉苦弱，机械飞升”，迅猛的技术进化代替了缓慢的自然进化，成为了人类“生命跃迁”的重要方式。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在当前有了新的注解——人类能够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上帝作为“造物主”的能力，创造出了“赛博格”这一全新的人类形态。

自从赛博格的概念普及以来，其就成为了众多科幻作品的“宠儿”，诸多文艺作品试图用各种剧本、画面与对白来不断强调人们将面临的“主体性危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赛博格已经成为了个体的生存处境，这让我们有机会将“漂浮”于空中的危机拉回到日常情景中。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说明赛博格如何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主体——这也是基于个体日常生活实践讨论赛博格“主体性危机”的前提；随后，通过爬梳过往研究，厘清当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境况；在此基础上，笔者将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技术实践，重思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性危机”何以产生。

二、从“未来概念”到“生存处境”：走向日常生活的赛博格

（一）作为“未来概念”的赛博格：缺席于日常生活的“新主体”

20世纪60年代，为了在冷战中获得地外空间的军事优势，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Manfred E.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了利用可控装备增强人类适应地外环境能力的思路，¹以“控制论”（cybernetics）的方式增强人类的“有机体”（organism）。由此，经由这两个核心概念杂合而成的“赛博格”正式被提出。在“赛博格”的概念被提出后的25年里，其虽在科幻作品里面被人使用，但并未得到学界过多关注，直到1985年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发表了《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与二十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 - 女性主义》。在该论文中，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²自此，赛博格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任何将演化的与被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体 / 系统在技术上都是赛博格。³在《宣言》发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赛博格这一概念都备受影视作品与科幻文学的青睐，⁴但这一主体形象却总是成为一种“未来概念”，停留于诸多设想之中。⁵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赛博格的讨论集中于三个方向。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赛博格概念的出现是在美苏争霸向外太空延伸的背景下，带有着强烈的军事色彩：从早期的带着渗透泵的小白鼠，⁶到后来服务于军事、国土安全和环境监测的赛博格龙虾，⁷都体现着赛博格研究的军事渊源。其次，医学领域

1 Clynes, M. E., Kline, N. S. Cyborgs and Space[J]. *Astronautics*, 1960(9): 74-76.

2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314.

3 Chris, H. G..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3.

4 Gray, C. H.. *The Cyborg Handbook*[M]. London: Penguin, 1995: 3.

5 樊祥. 克拉里媒介理论视野下的赛博格形象误区 [J]. *中国图书评论*, 2022(04): 41-52.

6 Clynes, M. E., Kline, N. S. Cyborgs and Space[J]. *Astronautics*, 1960(9): 74-76.

7 Kevin M et al. From “cyborg” lobsters to a pacemaker powered by implantable biofuel cells[J].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6): 81-86.

同样是赛博格研究的重镇，学者想“超越已知的生物边界”，以应对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⁸相关研究甚至追溯到了处在胚胎时期的人类。⁹此外，哈拉维本人对于赛博格的研究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视角，侧重于隐喻层面以推翻人文主义中存在已久的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¹⁰相关研究所具备的文化隐喻效用的偏向导致后续的众多研究都侧重于赛博格的文化层面。¹¹总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科学和工程学（特别是在航空和战争方面）、医学和想象力成为了赛博格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¹²这让赛博格变为了一个远离日常生活的“未来概念”。

事实上，之所以赛博格会具有“未来学”的特征，作为一个“未来概念”中的新主体而存在，其实更多源于技术发展程度不足。彼时的技术尚不足以促成从“人”到“赛博格”的主体转变。而这一情况在新世纪后发生了变化，以NBIC为代表的各类技术迅速发展，让技术的变化对象转向了生命和人本身。¹³洛根（Robert K. Logan）曾指出，在传播学领域中，“媒介与技术是近义词”。¹⁴这一论断与赛博格的发展高度吻合：媒介技术的发展日益成为了人们赛博格化的重要原因，这也让传播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人类发展

8 Orive, G et al. A New Era for Cyborg Science Is Emerging: The Promise of Cyborganic Beings[J].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20, 9(1).

9 Sarah, F. The Cyborg Embryo Our Path to Transbiolog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 167-187.

10 Rae, G.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Donna Haraway's Cyborg Imagery: Descartes and Heidegger Through Latour, Derrida, and Agamben[J]. *Human Studies*, 2014, 37(4): 505-528.

11 樊祥. 克拉里媒介理论视野下的赛博格形象误区 [J]. *中国图书评论*, 2022(04): 41-52.

12 Gray, C. H.. *The Cyborg Handbook*[M]. London: Penguin, 1995: 3.

13 陈万球, 丁予聆. 人类增强技术: 后人类主义批判与实践伦理学 [J]. *伦理学研究*, 2018, (02): 81-85.

14 罗伯特·洛根.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9.

的新可能,¹⁵赛博格的概念由此进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视域之中,¹⁶具有了走向日常生活的可能。

（二）作为“生存处境”的赛博格：走向日常生活

具体而言，在从“人”到“赛博格”的主体转变中，¹⁷媒介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智能耳机的发展让“移听”行为成为了日常，¹⁸还是各类可穿戴设备对于个体的规训，¹⁹都体现出赛博格已经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2023年6月，苹果公司发布了最新款智能眼镜“Apple Vision Pro”，并于2024年2月上市，这在标志着智能眼镜技术成熟的同时，亦折射出了赛博格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彰显着赛博格已然成为了当下个体的生存处境。

赛博格技术对于残障人士的影响尤为显著，让曾经的“感官弥补”作用前所未有地加强。事实上，感官弥补一直是官能障碍人士“观看”或“聆听”外界的重要措施。例如，对视障群体而言，无障碍电影通过诉诸于听觉，经由口述内容与音效的共同作用下弥补视觉认知，尽可能还原一种“在场感”；²⁰而对听障群体来说，智能手机让视听内容间的转码成为了可能，以此“挪移”了听觉。²¹而感官弥补将随着混合感官的普遍化更容易实现，感官间的补偿速度与补偿效果都能进一步提升。骨传导耳机在自然听觉的基础

15 Gunkel, D.. We Are Borg: Cyborgs and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0 (3): 332-357.

16 田秋生, 李庚. 传播研究中“赛博格”的概念史——以及“赛博格传播学”的提出 [J]. 新闻记者, 2021, (12): 3-16.

17 徐辰焜, 彭兰. 从“人”到“赛博格”: 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 ——以耳机为例 [J]. 新闻界, 2023, (04): 34-46.

18 朱亚希. 传播与身体的互构与互嵌: “移听”行为中的身体三重性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8): 79-83.

19 宋美杰, 徐生权. 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 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04): 46-50.

20 朱思敏, 彭兰. 视障者何以“观看”: 无障碍电影的声音“景观”建构及其机制 [J]. 新闻界, 2024, (02): 62-72.

21 陈刚, 李沁柯. “大音希声”: 数字媒介时代听障者的声音转码、感官漫游与生命力重塑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1): 17-28.

上叠加了媒介听觉，这一混合的形式让视障人士可以在保持对外界高度敏感的状态下，利用智能设备指引日常行为；而智能眼镜的语音转文字功能能够做到实时呈现，极大减少听障人士理解外部世界的阻碍。换言之，赛博格的身体成为了感官交转的媒介，让官能障碍者能够迅速完成其间的转换，通过配置感官以实现“通感”式知觉。

不过，无论是对残障人士还是健全者而言，在诸多媒介技术物中，智能手机在促进主体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虽然手机在物理上并未与人结合，成为不可拆卸的“器官”，但是在事实上成为人们无法离开的媒介技术物。从使用情况来看，智能手机虽然与人在物理上意义上并不连接在一起，但人们已经无法离开智能手机而生存；²²从使用心理上看，用户也习惯于将智能手机视作是自我的一部分。²³因此，如果说手机的普及是人们成为赛博格的“敲门砖”，²⁴那么在今天这个随身携带智能手机的时代，人们已然毫无疑问地变为了赛博格。²⁵以手机为代表的、与人合为一体的数字媒介，催生了人类新的生存方式，²⁶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掀起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深刻的主体变革。²⁷

正如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人的境况》中所指出的，今天的技术与人的连接日益紧密，如同“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哈拉维所说的“我们都是赛博格”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成为了现实。随着“数字化生存”从尼葛洛庞帝的畅想变为了现实，²⁸深度媒介化已

22 衡书鹏，赵换方，周宗奎. 无手机恐惧：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手机分离？[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9(01): 140-152.

23 Clayton, R. B., Leshner, G., Almond, A.. The extended iSelf: The impact of iPhone separation on cognition, emotion, and physiology[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5(2): 119-135.

24 Clark, A..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

25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五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206.

26 黄旦. “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 [J]. 探索与争鸣，2016，(11): 20-27.

27 孙玮. 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J]. 新闻记者，2018，(06): 4-11.

28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5.

经成为当前个体无法回避的生存状况，脱离各类媒介技术而生存已经不具备实践的可行性。²⁹“技术化存在”、³⁰“媒介化生存”、³¹“视频化生存”³²……众多对于个体生存现状的描述都不断表明，赛博格已然成为了人的本体论，赛博格是当下个体的生存处境。

三、主体性危机：赛博格的“人-技”关系困境

技术与身体是定义赛博格的两个关键词，³³技术改造身体是赛博格的基本特征，而身体与技术的界限被模糊乃至打破正是改造的结果。³⁴相较于人，赛博格作为人与技术的杂合体已经发生了主体意义上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人与技术的边界模糊乃至消除，导致了“主体性在边界的跨越中被重新制造”。虽然哈拉维对于这一词汇的描写很注重其女性主义的色彩，希望通过这一主体中蕴含的身份变革来实现解放女性的目标，³⁵不少人也将以赛博格为代表的后人类形式看做是完善生命、解放主体、改变人生观念、实现社会公正等美好愿景的希望。³⁶但从实践来看，盲目对于主体性解放的期待却显得尤为可疑，“主体性危机”正是对于这类怀疑的一个精准的概括。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性则是其在“主体-客体”关系中的属

29 尼克·库尔德利，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 刘泱育，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2.

30 唐代兴. 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 [J]. 江海学刊, 2019, (01): 47-54.

31 孙玮. 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 [J]. 探索与争鸣, 2020, (06): 15-17+157.

32 李佳咪. 视频化生存：媒介实践与文化景观 [J]. 新闻与写作, 2022, (04): 4.

33 黄鸣奋. 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 [J]. 郑州大学学报, 2009 (1): 166-171.

34 Chris, H. G..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3.

35 阮云星 梁永佳 高英策等.《赛博格人类学：全球研究检视与当代范式转换》[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9.

36 张之沧. “后人类”进化 [J]. 江海学刊, 2004, (06): 5-10+222.

性。³⁷具体而言，主体性指的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以主体的目的和意识为前提，没有主观的目的与意识，就没有所谓的主体性。³⁸自14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作为主体所拥有的“先验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就不断被伸张，但随着赛博格成为了新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地位骤然崩塌：技术并非外在于人的“客体”，那自然也就没有了相较于技术的主体，这让以往的主客体关系不再存在，³⁹基于人本主义的主体性讨论遭到了质疑与审视，⁴⁰由此出现了主体性危机。

“主体性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人-技”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是人可以善用技术，由此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⁴¹长期以来，“人-技”关系呈现出一种“使用者-工具”的特征，其背后则蕴含着“主-仆”关系的隐喻：人为主，技术为仆，人对技术有近乎无限的支配权力。⁴²然而，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作为主体对于技术的支配作用日减，“不再是人定义技术，而是技术定义了人”。⁴³借用埃吕尔（Ellul）的说法，在一个技术社会中，人作为“技术动物”是一个“受制于技术控制的奴仆”，而技术则跃升为“人的主宰”。⁴⁴而在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中，技术物直接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⁴⁵进一步颠覆了“使用者-工具”这一带有强

37 郭湛.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03): 32-38.

38 齐振海, 袁贵仁. 《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问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99.

39 乔新玉, 张国伟. 人机融合: 赛博格的身体技术与身份认同 [J]. 编辑之友, 2021, (10): 63-66+100.

40 杨一铎. 后人类主义: 人文主义的消解和技术主义建构 [J]. 社会科学家, 2012, (11): 38-41.

41 吕尚彬, 李康跃. 隐线域定及至超线域定: 人机融合传播的主体逻辑及其演进与重构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02): 1-10.

42 兰登·温纳. 《自主性技术》[M]. 杨海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6

43 林秀琴.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41(04): 159-170.

44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136-138.

45 徐辰辉, 彭兰. 从“人”到“赛博格”: 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 ——以耳机为例 [J]. 新闻界, 2023, (04): 34-46.

烈主客体色彩的“人-技”关系。无论是智能手机引发的上瘾,⁴⁶还是具身设备对于人的规训,⁴⁷都反映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谁在操控,谁在被操控”犹未可知。⁴⁸在主体性被动摇之后,“人-技”关系中暗含的“人”作为主体的主导关系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技-人”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二者关系的表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人”关系的表述本身就是“人-技”关系危机的体现。

“科幻大片”是表征赛博格与其后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场,⁴⁹而由于人类主导技术这一传统二元关系的反转而引发的“主体性危机”则成为了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话题。⁵⁰在众多文艺作品中,人被技术替换乃至“去人化”成为了重要的叙事核心,⁵¹复制人、克隆人、转基因体……这些基于赛博格而产生的科幻形象不断出现,⁵²进而追问着“什么算作机器、什么算作生物、什么算作人类”等一系列终极命题,⁵³以此讨论失去主体性的赛博格所面对的人与技术的危机。甚至早在影视作品之前,科幻小说中就已经抛出了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科学怪人》对于“弗莱肯斯坦”的反思,⁵⁴

46 Stead, H., Bibby P.A.. Personality,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subjective well-be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1): 534-540.

47 宋美杰, 徐生权. 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 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04): 46-50.

48 曹家荣. 混杂主体: 科技哲学中的“后人类” [J].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 (台), 2016(6): 47-93.

49 许栋梁. 想象的“后人类共同体”: 科幻电影中的共同体景观生产及其消费批判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02): 180-188.

50 陈红薇, 杨健林. 技术时代人类主体性危机的预言——论《响尾蛇行动》中的双重技术越界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01): 5-12.

51 张灿. 人类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及其超越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3(04): 58-65.

52 张郑波, 朱婧雯, 张艳. 《黑镜》: 解蔽技术语境下后人类社会的离奇景象及现代性危机 [J]. 中国电视, 2020, (01): 95-100.

53 凯瑟琳·海勒, 刘字清. 科幻电影与后人类思潮——凯瑟琳·海勒访谈 [J]. 电影艺术, 2018, (01): 129-134.

54 李恒威, 王昊晟. 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从混合1.0到混合3.0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01): 21-29.

还是《神经漫游者》中的诸多经典表述,⁵⁵都体现出了文艺作品中对于赛博格的诸多畅想,与后来的影视作品共同表述着赛博格所面对的“人-技”关系困境,即“主体性危机”。

不可否认的是,科幻作品为人们理解赛博格与其内在的“主体性危机”提供了充分的思考“养料”。⁵⁶但与此同时,这些文艺作品所构造的赛博格题材“可能是社会大众最熟悉的赛博格形式,但其恐怕也是离社会现实最为遥远的赛博格”。⁵⁷正如上文所述,赛博格已经是当下人们的生存处境。但文艺作品中这些飘渺而宏大的叙事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日常生活的向度,让人忽视了对于赛博格而言,人与技术关系的困境实际上蕴含于每时每刻的现实生活之中。同时,出于保持作品的冲突与张力等目的,这类文艺创作往往通过“技术控制人”的命题来颠覆“人控制技术”的理解,这样的叙事方式的确十分具有冲击力,但却仍然以一种简单的主仆对立的二元论的视角简单化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再次落入了二元论的窠臼之中,忽视了人与技术关系中的复杂面向。

四、“越界”与“僭越”:重思赛博格的“主体性危机”

基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主体性危机”并非是赛博格空穴来风的幻想,而是人与技术关系的变化与文艺作品渲染后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对于“主体性危机”的理解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对于日常生活面向的忽视;其次,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理解遮蔽了“危机”背后所蕴含着的人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而在当下重思“主体性危机”显得十分必要,这既是还原日常生活的场景,对于个体生存境况的关注;亦是对赛博格中的人与技术关

55 吴璟薇,许若文. 基因编辑与后人类时代的科学伦理——专访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4): 49-67.

56 林建光.《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 林建光,李育霖,编. 台中:中兴大学, 2013: 3.

57 阮云星,梁永佳,高英策等.《赛博格人类学:全球研究检视与当代范式转换》[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41.

系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的重要探索。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尝试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尝试从“人-技”关系入手，以“位置”与“地位”作为两个关键概念，详细考察在日常媒介实践中赛博格“主体性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一）“技术越界”：人与技术的“位置”之变

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连接”是人类古老而长久的梦想。随着赛博格成为个体的生存处境，通过智能手机等媒介技术，人们的连接能力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强度，进入到了一个“普遍连接”的生存状态之中。但当“连接”程度过高，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成为引发赛博格“主体性危机”的重要威胁。当下兴起的“反连接”的讨论正是一个例证：今天人们面临过度连接的重负之后，例如：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等，反连接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策略，⁵⁸人们需要远离手机等设备以实现“排毒”。⁵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智能手机等赛博格技术所带来的“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状态，是当下的个体产生“主体性危机”的重要原因。⁶⁰

而如果从表层的行为深入到背后的因果机制，则不难发现，“主体性危机”之所以会在当下的产生，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与技术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技术的“越界”。这里所说的“越界”有两个含义：第一，也是表层意义上的，对于赛博格而言，媒介技术物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并不外在于身体而存在。虽然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媒介技术并非在物理上与人永久性相连，但却是个体在当下环境中得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在事实上已经无法脱离智能手机而生存。⁶¹换言之，技术相对于人而言的存在“位置”，并

58 彭兰.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 [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2): 20-37.

59 胡明鑫. 用户如何走向抵抗？——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互动关系 [J]. 新闻记者, 2023, (06): 86-100.

60 李瑛琦.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网络社会何以引发“人的自主性”危机？——基于“技术自主性”的审思 [J]. 新闻界, 2022, (06): 65-74.

61 Clayton, R. B., Leshner, G., Almond, A.. The extended iSelf: The impact of iPhone

非是身体之外，而是与身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结合在一起，二者曾经的“界限”伴随着技术物的具身性的提升而被打破了。这也反映出主体性危机的背后并非是与外在于人的技术的斗争，而是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自身所蕴含的人与媒介技术的张力。而每个赛博格又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这一境况，因为其产生本身就是源于人与以媒介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物的界限模糊，“越界”是赛博格形成的原因。⁶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赛博格的主体性危机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技术越界”导致了技术物相较于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外在于人的“工具”，而变为了身体的“外挂器官”——这是人与技术位置变化产生的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工具是需要被使用的，我们举起锤子、打开报纸等行为，都是操纵工具而达成目的的过程。正如传播学中十分经典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所指出的，人们总是会基于某些目的使用媒介，进而满足特定的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把媒介物视作是工具的时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悬设”，即人具有操控媒介技术的能力，一种媒介的“反应”是个体发出“刺激”的结果。

但对于“器官”而言，“使用”一词则显得不伦不类，只要人们正常存活，器官就在正常发挥功能。作为“电子器官”，赛博格技术有着相似的特征，我们往往并不需要基于某种目的去“使用”，其就会展现出特定的功能，例如：我们会不知不觉在深夜里“刷”手机，有时候并非出于某种目的，但这一行为却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以至于时间感都在这一过程丧失了；再如：生活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打开手机滑动点击，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动。换言之，赛博格技术并非如同于锤子、报纸等简单技术物一样作为人们意向性的对象而存在，向人发出使用的“邀约”，等待人的操作；而是直接涌入到身体之中，人们不再有反应的时间，媒介技术的功能在不经意中就已

separation on cognition, emotion, and physiology[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5(2), 119-135.

62 罗宜柔. 后人类：越界的新人类观 [J]. 修平人文社会学报 (台), 2012(12): 21-38.

经运转——这正是技术物的“越界”所导致的，从“工具”变为了“器官”，一种能够控制工具的主体性感受自然遭到了削减，“主体性危机”由此产生。

（二）“技术僭越”：人与技术的“地位”之变

如果说人与技术的“位置”的变化停留外在的形式层面，那么二者的“地位”之变则是更为深入、更为内在的变化，也是引发赛博格“主体性危机”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视角下的“技术工具论”是人们对于“人-技”控制关系的主流认识。一个经典的论述“有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掌握技术的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技术物价值中立，人则是控制技术的“主人”。⁶³而此处说的“地位”之变，指的正是“技术工具论”在实践中被怀疑、否定乃至颠覆，笔者以“技术僭越”来描述这种变化。

正如埃吕尔所说，技术最终会僭越人类主体、控制人类社会，并以此催生一种由技术主导的文明形态。⁶⁴而在赛博格成为了个体的生存处境之后，这种文明形态显然已经离我们不远。媒介技术的“越界”模糊了人与技术物的界限，催生了赛博格。但媒介技术的“僭越”则凸显着其在秩序森严的等级规则中对于这套体系的超越与破坏，放在“人-技”关系的层面，其体现为此前媒介技术与人所处的“等级”与“规则”在赛博格这一主体形态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向被视作工具与奴仆的媒介技术摆脱了客体的、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进而造成了“主体性危机”。换言之，“僭越”强调一种“关系位置”的变动与失序，“主体性危机”并不源于诸如信息过载、关系过量或媒介种类过多而超越了人的处理能力，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失协”，是可以通过调整而改善的。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致使曾经技术与人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媒介产生了“僭越”的倾向甚至企图“凌驾”于人之上，原有“人-技”关系遭到破坏。

63 李佳敏，朱舒婕. 数字栖居：理解人与数字技术交互关系的一种设想 [J]. 现代出版, 2024, (02): 77-84.

64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126-127.

可以说,“主体性危机”出现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技术的“僭越”颠覆了人与技术二者原有的“地位”,个体难以继续如同主人一样对技术物“如臂使指”,反而可能面对技术所附加的诸多反作用力。而更进一步,赛博格时代的“人-技”关系呈现出的无序化倾向,则是媒介“僭越”所引发的后果:原有的等级与规则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缔造。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科幻电影的叙事中,这种“僭越”很容易与技术控制人类、奴役人类画等号。这一处理方式虽更富有冲击性与艺术感,但却遮蔽了“人-技”关系中更为复杂的面向——对于人的控制只诸多无序化倾向中的一种可能。事实上,技术的“僭越”更多体现为一种不确定性,赋权与控制、解放与压迫、增强与削弱……诸多可能同时潜在于正在形成的“人-技”关系之中。由此,对于赛博格这一新主体而言,“人-技”关系高度动态化与不确定化,处在不断被重写的状态之中。⁶⁵而相应的,赛博格也将如海勒所言,长期处在不确定的未完成的状态。因此,“主体性危机”并非仅仅是“人-技”关系中技术对于人的反向控制,这种危机更多表现为一种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感,一如温纳(Langdon Winner)所提出的“技术漂迁”所表现出的“不确定”与“非故意”。⁶⁶

五、“生态位”之变：重新理解赛博格时代的“人-技”关系

本文在论证赛博格作为当下一种主体状态的基础上,基于赛博格的日常媒介技术实践,试图破除存在于科幻电影中对于“主体性危机”的简单化叙事,从日常生活的维度探索“主体性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进而完成了对其的“重思”。由此,本文归纳出技术“越界”所引发的“位置”之变、技术“僭越”所引发的“地位”之变,从两个维度“重思”赛博格的主体性危机。

65 林秀琴.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41(04): 159-170.

66 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M]. 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6.

整体来看，赛博格的“主体性危机”背后的人与技术关系的变化，可以概括“位”之变，其中包含“位置”与“地位”两个层面。“位置”既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人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技术的“越界”导致其成为了赛博格的“外置器官”，因此引发了二者“位置”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位”还是一个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原有的“使用者 - 工具”“主人 - 仆从”等人与技术所处的位置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个体对于媒介技术的控制更多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技术从“工具”的地位中发生了“僭越”，将破坏二者原有的等级关系，带来“主体性危机”。

也许借用生物学中的“生态位”的概念能够对这种“位”之变进行更有启发性的讨论。所谓“生态位”，简单理解就是某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和作用。其不仅包括物种在空间上的分布，还涉及其在时间上的活动、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等诸多面向。对于赛博格这一新主体而言，人与技术曾经稳定的生态位已经不复存在，而新的生态位尚未确立，具有高度不确定的特征。正如生态位中物种之间可能会产生相互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人与技术未来的走向也将有诸多可能，任何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或生态资源都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历史时期中长期稳定的“使用者 - 工具”的关系已经不再具有可能性，想通过重新回到以往的“生态位”的努力，终究是徒劳无功的——毕竟，人与技术结合所形成的赛博格已经成为了当下个体的生存处境。稳定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是“主体性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表现。而探寻出一种新的人与技术的关系、秩序，重建起相对稳定的“生态位”，将成为赛博格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既关乎个体当下的生存状态，也关乎可预见的人类未来。

同时，在变化中的“人 - 技”关系中，应该始终保持着——一个基本的关切：人该处于何种生态位？在对于以赛博格为代表的后人类讨论中，对于人与人性的关切一直是一个隐藏于其中的问题意识，这既是应然层面的伦理问题，亦关乎于实然层面的个体生存。明晰赛博格主体性危机的产生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后续则应继续以此为突破口，尝试以新的“人 - 技”认识论理解

后人类时代人的位置，以此解决主体性危机。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曹家荣. 混杂主体：科技哲学中的“后人类”[J].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2016(6): 47-93.
- 陈刚，李沁柯. “大音希声”：数字媒介时代听障者的声音转码、感官漫游与生命力重塑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 17-28.
- 陈红薇，杨健林. 技术时代人类主体性危机的预言——论《响尾蛇行动》中的双重技术越界 [J]. 当代外国文学，2021，42(01): 5-12.
- 陈万球，丁予聆. 人类增强技术：后人类主义批判与实践伦理学 [J]. 伦理学研究，2018，(02): 81-85.
- 樊祥. 克拉里媒介理论视野下的赛博格形象误区 [J]. 中国图书评论，2022(04): 41-52.
- 郭湛.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03): 32-38.
- 衡书鹏，赵换方，周宗奎. 无手机恐惧：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手机分离？[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9(01): 140-152.
- 胡明鑫. 用户如何走向抵抗？——从数字依赖到数字排毒的人技互动关系 [J]. 新闻记者，2023，(06): 86-100.
- 黄旦. “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 [J]. 探索与争鸣，2016，(11): 20-27.
- 黄鸣奋. 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 [J]. 郑州大学学报，2009（1）：166-171.
- 凯瑟琳·海勒，刘宇清. 科幻电影与后人类思潮——凯瑟琳·海勒访谈 [J]. 电影艺术，2018，(01): 129-134.
- 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M]. 杨海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李恒威，王昊晟. 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从混合1.0到混合3.0 [J]. 社会科学战线，2020，(01): 21-29.
- 李佳咪. 视频化生存：媒介实践与文化景观 [J]. 新闻与写作，2022，(04): 4.
- 李瑛琦.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网络社会何以引发“人的自主性”危机？——基于“技术自主性”的审思 [J]. 新闻界，2022，(06): 65-74.
- 林建光.《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 林建光，李育霖，编. 台中：中兴大学，2013.
- 林秀琴.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J]. 文艺理论论研究，2020，41(04): 159-170.
- 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吕尚彬，李康跃. 隐线域定及至超线域定：人机融合传播之主体逻辑及其演进与重构

-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02): 1-10.
-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尼克·库尔德利, 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 刘洪育,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 (第五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 彭兰. 连接与反连接: 互联网法则的摇摆 [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2): 20-37.
- 齐振海, 袁贵仁.《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问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99.
- 乔新玉, 张国伟. 人机融合: 赛博格的身体技术与身份认同 [J]. 编辑之友, 2021, (10): 63-66+100.
- 阮云星梁永佳高英策等.《赛博格人类学: 全球研究检视与当代范式转换》[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宋美杰, 徐生权. 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 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04): 46-50.
- 孙玮. 媒介化生存: 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 [J]. 探索与争鸣, 2020, (06): 15-17+157.
- 孙玮. 赛博人: 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J]. 新闻记者, 2018, (06): 4-11.
- 唐代兴. 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 [J]. 江海学刊, 2019, (01): 47-54.
-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田秋生, 李庚. 传播研究中“赛博格”的概念史——以及“赛博格传播学”的提出 [J]. 新闻记者, 2021, (12): 3-16.
- 吴璟薇, 许若文. 基因编辑与后人类时代的科学伦理——专访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 [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4): 49-67.
- 徐辰烨, 彭兰. 从“人”到“赛博格”: 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 ——以耳机为例 [J]. 新闻界, 2023, (04): 34-46.
- 许栋梁. 想象的“后人类共同体”: 科幻电影中的共同体景观生产及其消费批判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02): 180-188.
- 杨一铎. 后人类主义: 人文主义的消解和技术主义建构 [J]. 社会科学家, 2012, (11): 38-41.
- 张灿. 人类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及其超越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3(04): 58-65.
- 张郑波, 朱婧雯, 张艳.《黑镜》: 解蔽技术语境下后人类社会的离奇景象及现代性危机 [J]. 中国电视, 2020, (01): 95-100.
- 张之沧. “后人类”进化 [J]. 江海学刊, 2004, (06): 5-10+222.
- 朱思敏, 彭兰. 视障者何以“观看”: 无障碍电影的声音“景观”建构及其机制 [J]. 新闻界, 2024, (02): 62-72.
- 朱亚希. 传播与身体的互构与互嵌: “移听”行为中的身体三重性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8): 79–83.

英文文献:

Chris Hables Gray.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hris, H. G..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3.

Clark, A..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layton, R. B., Leshner, G., Almond, A.. The extended iSelf: The impact of iPhone separation on cognition, emotion, and physiology[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5(2), 119–135.

Clynes, M. E., Kline, N. S.. *Cyborgs and Space*[J]. *Astronautics*, 1960(9), 74–76.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Gray, C. H.. *The Cyborg Handbook*[M]. London: Penguin, 1995.

Gunkel, D.. *We Are Borg: Cyborgs and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0 (3): 332–357.

Kevin M et al. From “cyborg” lobsters to a pacemaker powered by implantable biofuel cells[J].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6): 81–86.

Orive, G et al. A New Era for Cyborg Science Is Emerging: The Promise of Cyborganic Beings[J].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20, 9(1).

Rae, G..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Donna Haraway’s Cyborg Imagery: Descartes and Heidegger Through Latour, Derrida, and Agamben[J]. *Human Studies*, 2014, 37(4): 505–528.

Sarah, F.. The Cyborg Embryo Our Path to Transbiolog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 167–187.

Stead, H., Bibby P. A.. Personality,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subjective well-be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1): 534–540.